

● 邹牧仑 著

伴
孔子
周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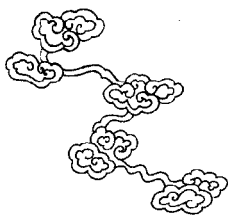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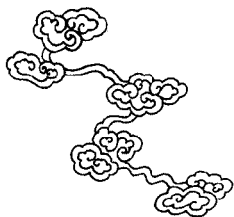
海天出版社

伴

孔子

周游

● 邹牧仑 著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伴孔子周游/邹牧仑著. -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2.11
ISBN 7-80654-803-3

I.孔… II.邹… III.孔丘(前551~前479) -
生平事迹 IV.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56397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林星海 于志斌

封面设计:张幼农 责任技编:王颖

深圳希望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2年11月第1版 2002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37

字数:540千 印数:1-8000册

定价:36.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论语》所见弟子表

(按姓氏笔画排列)

- 卜 商——卫国人，字子夏，少孔子 44 岁。
- 孔 鲤——鲁国人，孔子之子，字伯鱼，少孔子 20 岁，卒于公元前 482 年，享年 50 岁。
- 公冶长——齐国人，字子长，孔子之婿，年岁不详。
- 公西赤——鲁国人，字子华，生于 509 年，少孔子 42 岁。
- 公伯寮——鲁国人，字子周，年岁不详。
- 冉 耕——鲁国人，字伯牛，少孔子 7 岁，卒于公元前 483 年，享年 62 岁。
- 冉 雍——鲁国人，字仲弓，少孔子 29 岁。
- 冉 求——鲁国人，字子有，少孔子 29 岁。
- 司马耕——宋国人，出身贵族，字子牛，卒于公元前 481 年。
- 申 枵——鲁国人，字子周，年岁不详。
- 仲 由——鲁国人，字子路，少孔子 9 岁，卒于公元前 480 年，享年 63 岁。
- 有 若——鲁国人，字子有，少孔子 42 岁。
- 闵 损——鲁国人，字子騫，少孔子 15 岁。
- 言 偃——吴国人，字子游，少孔子 45 岁。
- 巫马施——鲁国人，或为陈国人，字子旗，亦称巫马期，少孔子 30 岁。
- 陈 亢——陈国人，字子禽，生于公元前 511 年，为齐大夫陈子车之弟，少孔子 40 岁。
- 宓不齐——鲁国人，字子贱，少孔子 30 岁，家语说少 40 岁，史记弟子列传说少 49 岁。
- 林 放——鲁国人，字子立，其它不详。

孟懿子——鲁国人，即仲孙何忌，鲁执政大夫，鲁国三家之一，为当日风云人物。

孟武伯——鲁国人，即仲孙彘，鲁国大夫，何忌之子。

南宮适——鲁国人，世袭贵族，何忌之兄，字子容，孔子侄婿，生卒年不详。

宰 予——齐国人，字子我，年岁不详，卒于公元前 481 年。

高 柴——齐国人，字子羔，少孔子 40 岁。

原 宪——鲁国人，或为宋人，字子思，少孔子 26 岁，或 36 岁。

琴 张——卫国人，又称琴牢，字子开。

曾 参——鲁国人，字子舆，少孔子 46 岁。

曾 点——鲁国人，字子皙，曾参之父。

端木賜——卫国人，字子贡，少孔子 31 岁。

漆雕开——鲁国人，或蔡国人，少孔子 41 岁，或 11 岁。

颜无繇——鲁国人，字路，少孔子 6 岁，颜渊之父。

颜 渊——鲁国人，字子渊，少孔子 30 岁，卒于公元前 481 年，享年 41 岁。

樊 须——鲁国人，出身贵族，字子迟，少孔子 36 岁。

颛孙师——陈国人，字子张，少孔子 48 岁。

澹台灭明——鲁国人，字子羽，少孔子 39 岁，生于公元前 512 年。

引言·风雪走天涯

华夏历史新篇章

西历公元前 498 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年号是周敬王二十二年，按照鲁国的编年史，则是鲁定公十二年。这一年年底，鲁国迎来了有史以来最为寒冷的一个隆冬。差不多自入冬以来，从口外刮来的朔风便裹挟着冰冷的寒流，一阵阵地呼啸着从地面上吹过，引起了天地万物的战栗；天上似乎永远是灰蒙蒙的一片阴霾，仿佛在寒流的袭击下失去了生机，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周历的十二月底（按：夏历一年之初为建寅，殷历为建丑，周历为建子，周之十二月底即殷之十一月底或夏之十月底，亦略等于公历的十一月底。然春秋之际，礼坏乐崩，东周中央政府每年已经不再向各国颁布新历，各国历法之实施或以周历、或以殷历、或以夏历，并不一致。古代中国对春、夏、秋、冬四季的文字定义，则以夏历的月份排列最为合理，所以自汉代恢复之后沿袭至今。孔子主张实行夏历，但鲁国的历法却以周历排列。为了叙述方便，本书在下面章节里凡涉及到年代，均以公历、夏历与周历混合用之），正值年头岁尾之际，是鲁中地区一年之中阴阳交替的时节，时冷时暖、忽雨忽雪，并没有一定之轨。即使是终年辛苦劳作的农夫及工商们，这时也大多不太出门去劳动了，何况今年初冬的气候是如此之恶劣，差不多为近百年来所罕见。

天寒地冻，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并不感到特别难过，只有在这样的寒冷天气里，才使那些非常珍惜时间的人也能为自己的一时偷闲找到合理的借口。此时，他们把自己终年含辛茹苦的疲惫身体委曲在低

矮茅屋里的暖炕上，就好像寄身于天堂一般，愉快地享受着从熊熊炉火中散发出来的一片温馨的家庭气氛，一年来的疲劳和艰辛就尽皆化为了一缕缕飘渺而去的淡淡云烟。腊祭已过，大雉之日将近，无论男女老少或贫富贵贱，家家户户都以极其欢快的心情期盼着盛大祭日的到来。

这一日，天还没有完全放亮，一辆几乎没有任何修饰的简陋马车，已经在坎坎坷坷的马路上颠颠簸簸地行进着了。这时，整个鲁国都还沉浸在黎明前的睡梦中，从逞强好胜而性格软弱的鲁定公到飞扬跋扈却色厉内荏的三家公卿以及举国的老百姓，都不知道自己的国家里此刻正在发生着什么？不但鲁国，整个混战动荡的中国也根本没有人知道，亦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华夏民族的历史巨人正在凄凄惶惶地告别他的祖国。就在这一瞬间，华夏的传统历史已进入了一个新里程。

西去的大道上空空荡荡地没有一个行人，也没有一辆过往的车马，只有充满了寒气的朔风在不知疲倦地劲吹着。

孔子满腹心事地端坐在车子正中，一脸肃穆、满怀愁肠。车子已行驶了许久，孔子忽然用手挑起了围在车厢四周以御风雨霜雪的皮革帘子，回首远眺，就看到了一座城市的朦胧轮廓，也看到了紧紧地跟随在车子后面的弟子们。这时，他吩咐驾车的冉有暂且停下车子，缓步走下了车。

弟子们纷纷走上前来，把孔子包围在中间。这时，人们立即就可以发现，孔子的身材果然十分高大，不愧“长人”的称号（孔子身高九尺六寸）。子路、冉雍的身材也都算是高大魁梧了，但在孔子身边一站，就分明矮了一小截。这也叫一些熟悉历史典故的人们很容易地联想到孔子的父亲，那个以双手托起了城门的大力士——叔梁纥，他身高十尺，居然比孔子还高出了整整四寸。

面对着这个人——他的五官都有些与众不同，方正的面庞而下颌却宽大而突出，额头宽广却有些低陷，嘴巴棱角分明却微微凸露着牙齿，鼻梁挺拔而鼻孔有些外露，双目炯炯有神却眼窝低陷。这当然不能算是一张英俊面孔，如果分别地看，五官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多少有些缺陷，但它们搭配到了一起，就具有了一种肃穆慈祥和不怒而威的

逼人气势。显然没有人能够面对这种气势而无动于衷，所有具有使命感和进取心的人，几乎立即就能在这股气势下迸发出心灵深处的强烈震撼。

孔子，他的相貌以及服饰处处都体现了一个大融合时代的特点，他于举手投足之中所流露出来的矛盾气质犹如一股脉息强烈的射线，可以直透人心，令人油然而兴起一种要么必须打倒和毁灭、要么就依附和崇拜的强烈感觉。入时与过时、华贵与雍容、斯文与尊严、体面与简朴、急迫与从容、现代与传统，都在一片祥和气氛的点缀下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融合、体现和展示，这是一种特殊气质。

孔门弟子

当孔子在人群中看到了子路、子骞、子渊、子有、子我、伯牛、仲弓以及子贱、子羔、子长、子思、子容等一千心爱弟子时，就不由欣慰地微笑了。他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握住了颜回的手，温和地说：

回啊！天气这样冷，你身体不好，本不该来的。

颜回恭身为礼道：

先生已是50多岁的人了，以一身而系天下之安危，既然能远行，回正当青壮之年，如何行不得？回生也晚，受先生启蒙日浅，时时感到生也有涯而学无止境，此生既有幸追随夫子，如何能离须臾？

望着颜回清癯苍白却充满智慧的年轻面孔，孔子不禁轻轻地嘘了一口长气，自己此番辞别家乡故里，周游中原诸国，正所谓天涯浪迹，不知最终落脚何方？像子渊这样单薄的身子骨能吃得消吗？

颜回，字子渊，亦名颜渊，鲁国的平民子弟。他自少年时，即随同父亲颜路一起从孔子学，迄今已经十四年了。颜回天赋奇秉、聪明过人、举一反三，且人品敦厚端庄、性情明达澹泊、志向高远、律己甚严。

孔子曾赞叹地说：

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

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在孔门三千弟子中，每个人除了要经过严格的文化知识教育以及当时还不能普及的技术培训外，还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礼仪道德训练，所以，在孔子几十个登堂而入室的高足中，每个人都不但拥有丰富的知识和专门技术，且具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和独立不倚的高贵品质。但在心性和学养方面都具有极佳禀赋者，则颜回之外不作第二人想。近年来，颜回之学术道德已俨然为众弟子之首。孔子非常欣赏颜回的人格品质，每每以自己有如颜回为高足而自喜，颜回是孔子所激赏的衣钵传人。

孔子迅速地把目光从颜回身上移开，他不愿让性格敏感的颜回发现自己心里的担忧。这一年，颜回刚满24岁，虽然正当青春韶华年纪，但由于长年呕心沥血地钻研学术，又缺乏比较丰富的营养，所以身体很虚弱。孔子对颜回身体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实在是很珍惜颜回这个难得的继承人。

一个敦厚稳重的健壮躯体落入到孔子视野之内，孔子内心颇感欣慰。闵损字子骞，鲁国的平民子弟，年纪刚满20岁就投身于孔子门下。闵损比孔子小15岁，过了这个年之后就进入了孔子所说的不惑之年，这也是他从学的20周年了。此人神态安详、气宇端庄，周身散发出一种祥和气息，令所有接近者都能顿时感到心旷神怡。闵损是孔子最早期的弟子之一，长期追随孔子，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道德礼仪方面的修养似已前进到了心不旁骛的地步。同时，他在致力于社会伦理关系方面的学术研究，也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而且，闵损还是一名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著名孝子，其出色的孝行在后来流行甚广的官方颁布的《二十四孝图》中名列前茅。闵损对家庭内部继母以及同父异母兄弟之间的复杂关系，处理得非常成功，获得孔子的高度评价。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先进）

对道德礼仪的笃信以及对政治和权力的冷漠态度，使闵损获得了极为纯净的心灵，他宁愿始终跟随孔子澹泊以养志而避免进入勾心斗角的政界。据说，有一次鲁国的执政季子准备让闵损担任自己领地费邑的行政长官，这在一般人的眼里，无疑是一次重要的命运转机，而闵损却淡淡地回答道：

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雍也）

在一个重视表面而无视实质的时代，推辞掉一个官职当然比讨到一个官职容易得多，没有人再来劝驾，所以，闵损也根本不必逃避到汶上，他仍然完整无损地追随在孔子身边。孔子对闵损此举极表赞赏。

站在闵损身边的是一位举止端庄、神态严肃、彬彬有礼的青年学者。看到这个人犹如帝王一般雍容华贵的风度气质，无论什么人不会想到他居然出身于一个贫穷潦倒的家庭，其父冉伯牛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市井无赖，为国人所不齿。此人姓冉名雍，字仲弓，亦称子弓，鲁国平民子弟，年纪与颜回相仿佛（冉雍生于公元前522年，小孔子29岁）。冉雍亦是孔子早期学生中之佼佼者，其人沉默少语，不善于进行语言交际，但性情之刚直，道德品质之高尚，学术人格之纯粹，素为孔子所赞赏。孔子私下里认为，以仲弓的品质、气质及才能之卓越，是完全可以充任一国之君主的。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骀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雍也）

冉雍身边站立着一位风姿绰约、谈笑自如的青年人，看样子年岁亦与颜渊相仿，却显得精神抖擞，神态和举止中也颇有些桀骜不逊。此人姓宰名予，字子我，齐国的世家子弟。宰予入学比颜渊晚得多，至今不过五六年时间，却已深得孔门语言交际之真传。其人熟悉诗书、艺术以及历史典故，言辞机智凌厉、才智亦机敏过人，在孔门之中完全可以与后来的子贡做等量齐观，但行为却有时逾越常规，未免不符

合礼的要求，孔子对他就不得不严加管束。宰予的头脑过分聪明且才思敏捷，有时在行动上亦不难以兑现语言上的承诺。其实，孔子在内心里却非常欣赏宰予的才智。

弟子中有人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孔子寻声望去，只见冉耕面色苍白地站在人群中，不时地用手捂着嘴巴，显然是在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咳嗽，以免引起孔子的注意。孔子走上前去，轻轻地拍着冉耕的肩头说：

你已经患了感冒，这样的大风雪天气，本该在家多休息几天，何必急着跟来呢？赶紧到车子上休息去吧。

冉耕闻言，欲说些什么，但一阵咳嗽上来，只好又捂住了嘴巴，只能急急地摇手，示意自己不能到车里去。

冉耕是鲁国的平民子弟，字伯牛，年纪比闵损还要大许多，比孔子也只小七岁，现在已是四十七岁的人了。他与琴张、曾点、颜路、子路、仲弓一样，是孔门最早期弟子之一，追随孔子已经二十余年了。冉耕虽然拖家带口，家庭负担很重，但其向道向学之心却异常地执着而坚定。他既能周到地照顾家庭而孝敬父母，又长期追随孔子而努力向上，两个方面都居然做得相当出色，可见其毅力和意志之坚韧卓绝。在孔门弟子中，冉耕与颜渊一样，以杰出的德行著称，而他的身体状况也恰好与颜渊一样虚弱，此为孔子所深叹者。在这一瞬间，孔子的神情又变得有些黯淡了。

何必去父母之邦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一在孔子面前晃过，大概有二十多人吧。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群体——尽管其中有老有少、有强有弱却尽皆才智优异之士——在当时封建的列国之中是相当罕见的，而在后来的大一统中国就完全绝迹了。眼下，他们之中有的人是曾经担任过政府要职的卸任官员，有的人是正担任着要职的政府官员，另外一些人虽然尚未显达但要拾取功名富贵也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但此刻他们却义无反顾地与孔子共进退。在孔子事业最暗淡的时候，他们毅然舍弃了个人

的事业，追随孔子走上了流亡之途。孔子心中一阵激动，猛然间感到自己此次出走，是不是有些孟浪？

想到这里，孔子心中就布满了一片阴霾，他有些神情索然地立在扑面而来的凛冽寒风中，远眺着形态朦胧的曲阜城，心情无比沉重。他突然想起了前辈朋友鲁大夫柳下惠——就是那位以坐怀而不乱而闻名天下的鲁国大夫——对待自己家乡故国的态度，也许他是对的呢？据柳下惠亲口对朋友说：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
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微子）

以柳下惠之德、之才、之贤、之人格品行和名誉地位，无论到了列国中的哪一个国家，取得一个士师的地位应该是毫无问题的，而柳下惠却接受了三次无端贬黜的命运而泰然自处。不能不承认，柳下惠所提出的以直道和枉道的不同方式事奉君主的问题，在春秋晚期人际关系变得极端复杂的社会环境里，确实是个相当尖锐的问题，也是每个要为君主政权服务的士大夫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柳下惠的个人意见未尝不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潮流，一个士大夫如果始终采取了一种刚直不阿态度来处理国家大事和对待君主，虽然天下的国家很多，但走到哪里都会遭到同样的贬黜命运；如果采取了一种委屈求全态度处理国事和对待君主，则根本不必离开自己的祖国。这岂不是说，以直道行事，走遍天下也没有不遭受贬黜的；而采取枉道行事，则到处都会受到礼遇，这是一个何等古怪的世界和多么离奇的世道啊！孔子当然是以直道行事的，是不是终生都要遭受贬黜流离之苦？

灰蒙蒙的天空上，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飘落起稀稀疏疏的小雪，风是愈加猖獗且冷峭了，看它那种气势汹汹的模样，好像是在竭力鼓动着一场大风雪的出现，却又似乎是在努力制止着它们的降临。态度迟疑不决就不免有些行为反常，这种反常行为引起了自然界的连锁反

应，导致了天时和气候的骤然变化。但风和雪一旦纠缠在一起，吃亏的当然是软绵绵的雪。本来应该成为一种叫做雪花的东西，却在飘落的途中受到刀子一般的冷风的无情切割，就变成了一些犹如颗粒一样的霰。

孔门高徒曾参说：

阳之气曰神，阴之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而礼乐仁义之祖也，而善否治乱所兴作也。阴阳之气各静其所，则静矣，偏则风，俱则蓄，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霰，阴之专气为霰，霰霰者，一气之化也。（《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第五十八》）

将阴阳二气作为大自然的神灵（此神灵指神奇和灵验，不是妖魔鬼怪那种东西），再将神灵作为万物之本原而与礼乐仁义的道理连接在一起，则阴阳的微妙变化就直接牵涉到了人世间的兴衰治乱以及个人的品德操守。所以，天时之变幻，不但可以考验个人之品格操守，也经常能够反映出世道之变迁。

霰，亦被后世的文人们称为“稷雪”，就是一些像稷米一样大小的东西。从形状上看，它们好像是些没有了花瓣做羽翼的败落花朵，残缺、丑陋、委琐而没有任何风采，赤裸着身子就从天而降，显然是反常气候的反常产物。但对于每一个遭遇者来说，霰与朔风以及冰雹全然没有区别，打在人的脸上，就如同针扎一般，虽然不能造成怎样后果严重的伤害，却令人感到十分难过。

风雪弥漫之中，一切生灵都自然逃之夭夭。天地万物一旦被裹胁到了大风雪之中，就被掩饰起了真实面目，有些高深莫测，本来土里土气的曲阜城一时显得很突兀。远看绵绵如带的城墙中间，有一个高大而雄伟的城门，孔子知道，那是曲阜的雩门。每年四五月份的少雨季节，村民们就组织起浩浩荡荡的祈雨队伍，从这个城门出发，到距离二十多里外泗水和洙水合流的地方去举行隆重的祈雨典礼。如今时

令不佳，千年古城也只有屈尊纡贵，饱受暴风雪的欺侮侵袭而无可奈何了。

风雪仍然肆无忌惮地在中原大地上怒吼驰骋，孔子则犹如雕塑一般伫立在风雪中，一动也不动。他的视野长久地停留在那一片城墙上，思绪也仍然环绕在城墙里面的王国在驰骋，那里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往事越千年

鲁国，这曾经是一个何等显赫辉煌的诸侯国家！漫天阴霾下的曲阜城，勾起了孔子对历史的清晰记忆。

公元前1064年，西周开国元首武王壮年病逝。次年（前1063年），成王诵幼年即天子位，以叔父周公临朝摄政。因新生王朝正处于多事之秋，周公须留在京师主持封建帝国的开国创业大计以及迅速扑灭风起云涌的地方反叛势力，所以，中央政府特封周公之长子伯禽于鲁，使之承祀周公。

最初，鲁国的分封地点在河南西部地区，都城名鲁山（今河南鲁山县），是一个规模不大的侯爵国家。周公东征之后，为了加强对东部殷商旧地的控制，伯禽受朝廷之命，率部辗转迁徙到了山东中部的曲阜，土地和人民都获得了扩大和增加，俨然为东方大国。而鲁国在规模、体制、礼仪、规格等方面所享受的待遇，中央政府按照周公的地位而加以认定，享有仅次于宗周天子的崇高地位。

从公元前1063年到现在（公元前498年），究竟是多少年了？孔子屈指一算，已经有565年之久了，他蓦然想起周初分封时的盛况，当日鲁国地位之尊贵恐怕在上百个诸侯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了。孔子想起了卫国大夫子鱼，他在几年前曾讲述过这段历史，也不知他的根据是什么？子鱼说：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
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
路之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

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氏之虚。（《左传·定公四年》）

一个已经存在了将近 600 年之久且具有高度发达的礼仪文明的先进国家，会在这日益急迫惨烈的兼并战争中消失吗？孔子虽不愿去多想，却还是忍不住要想，而一旦想起来，就忍不住要放声一哭。

这是中国春秋时代已经接近了尾声的一年。西周初封时期所存在的数百个诸侯国家，在此前数百年中，经过了无数次惨烈的战争之后，已经日益稀少。如果仅以国家的数量而言，中原大地已不是那么拥挤了。

现在，中国的政治局势已经相当明朗，无论以天时、以地利、以人和，宗周天子都无法再重振雄风了。北部（黄河以北）中国的土地人民已尽皆成为晋国（还有个燕国）的囊中物；与晋国南北鼎立的楚国，虽然几次遭受新兴吴国的重创，却仍然占有了南部（黄河中游以南、长江以北，以及汉江、淮河流域）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胡汉混杂的西北地区，则被新兴的秦国所全部攫取。

如果以洛阳为轴心把中国划分为东南西北四个部分，则只有东部的局势比较复杂。齐国虽然可以称为东部的老大，但鲁国、宋国以及卫国，都是一些历史绵长、文化悠久、地位和声望比较高的国家，在日益酷烈的兼并战争中，也都还能继续苟延残喘，它们之间最后鹿死谁手，似乎还没有一定。

在西周的各个分封国中，东部地区所有封国的开国者都拥有比较特殊的身份和地位。齐国的开国者是西周政权得以建立的第一号功臣姜尚，鲁国的开国者是拥有丰功伟绩的摄政王周公的大公子伯禽，宋国则是殷商帝国的唯一血胤延续——微子的新封国。其他如卫国是文王子康叔的封地，曹国是文王子叔铎的封地，连小小的杞国也是大禹

的后裔，而陈国则是舜的后裔，它们都应该算是名门之后而当之无愧了。上述国家连同河南中部和山西南部的诸国，共同构成了地理方位以及文化概念和历史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地区。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这种复杂局面，后来人实在说不好是福是祸？熟悉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春秋大变动时代的序幕刚刚拉开之后，华夏四周的那些落后蛮夷之国都忽然间从地角天涯外冲杀出来，先进的中原诸国从此就没有了片刻的安宁。

自古以来，蛮族人对付文明人，就像野狼对付家犬一样，虽属同类却没有半点血缘亲情。蛮族之所以被称为蛮族，从一个比较直观的角度看，因为他们是一些脱离了某些区域性先进文明主体而独立存在的部族；从另外一个概念化的角度看，是因为他们始终不曾经历过先进文明、文化的洗礼和熏陶，习俗礼仪便与文明地区全然不同。所以，在文明人看来，他们的想法和行为都是野蛮的。

这些古代的勇士和征服者们，往往是古代先进文明和先进文化的克星，每一个文明发源地和文化发达地区能否长久存在？都要看能否有力地抵制住他们频繁的武力骚扰。在一般情形下，他们总是力图以暴力征服手段在发达地区获得了征服者的丰厚经济利益后，再来坐享文明领导者的尊贵地位，而他们在行为上却处处表现得缺乏文明教养的最起码礼数。春秋中期以降，面对着周边蛮族的步步进逼，中原各国已经一退再退，眼下好像已经退缩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再也没有退路了。

看起来，中原的所有国家都确实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未来的华夏会是一番怎样的凄凉景象？一股阴冷的寒流一时间袭遍了孔子周身，他几乎不敢继续思考下去，当来自四裔的雄壮战士手执干戈挺进并占领中原后，2500年来含辛茹苦、艰难创业所结出来的文明硕果，经历过三个强大王朝所惨淡经营出来的华夏繁华地区，会不会转瞬变成一片片文明废墟？古老中原将面临的是不是斯文扫地、衣冠坠地、花果飘零？那时，中原人民是不是被迫要接受一个野蛮残暴的政权来领导？

改朝换代

孔子猛然想起了发生在 560 多年前的一段历史陈迹。那时，已经在中原核心地带巍然屹立了 600 多年的强大威武的殷商帝国，虽然一时被一个喜欢恶作剧的国王（商纣王）及其夫人（苏妲己）搞得有点名声不佳，但文化发达、技术进步、人口众多，整个国家仍然处于兴盛发展时期。这时，来自西部的一股文化落后却实力强大的军事力量突然出现在中原大地，刹那间，整个局面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东西部两股强大势力的最后较量，在朝歌城外三十里靠近淇水的一片荒野（牧野）上展开。战争进行得惨烈无比，十几万士兵血流成河，连兵器都漂了起来，史书上“血流漂杵”的记载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最后，西部叛军的联合力量战胜了势单力孤的东部国军，600 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巍峨壮丽的帝国大厦于顷刻间就化为了令人惨不忍睹的废墟。此后，经过周公——这是孔子最尊敬的政治偶像——亲自率领大军三年东征之后，昔日繁华似锦的殷商故地，处处只剩下了断垣残壁；数百万聪明智慧的殷商儿女，他们都到哪里去了？恐怕最好的命运，也不过是被集体分配给新贵们当牛做马罢了。

分鲁公……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左传·定公四年》）

孔子追忆至此，已不觉泪眼朦胧。自己是殷商帝国亡国遗民的后裔，所幸的是，自己的先祖渊源于殷商帝国硕果仅存的宋国，而且，他们都诞生在世袭的贵族家族，否则，真不知自己的命运会如何？

孔子虽然精通三代王朝的历史典故，却不是一个沉湎于历史往事中无力自拔的人，他明了古今朝代更迭中的奥秘。殷商帝国的 640 多